

曹文轩

著

Xiaohao Chuanqi

小号传奇

曹文轩
小说精品屋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小号传奇

曹文轩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号传奇 / 曹文轩著.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1. 8

(曹文轩小说精品屋)

ISBN 978-7-5019-8240-0

I. ①小… II. ①曹…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8582 号

责任编辑: 王丽雅

策划编辑: 赵 强 责任终审: 劳国强 封面设计: 北京双口余
版式设计: 北京双口余 责任校对: 李 靖 责任监印: 马金路

出版发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北京东长安街 6 号, 邮编: 100740)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8.5

字 数: 66 千字 插页: 8

书 号: ISBN 978-7-5019-8240-0 定价: 19.80 元

邮购电话: 010-65241695 传真: 65128352

发行电话: 010-85119835 85119793 传真: 85113293

网 址: <http://www.chlip.com.cn>

Email: club@chlip.com.cn

如发现图书残缺请直接与我社邮购联系调换

110533E1X101ZBW

水边的文字屋——代序

曹文轩

小时候在田野上或在河边玩耍，常常会在一棵大树下，用泥巴、树枝和野草做一座小屋。有时，几个孩子一起做，忙忙碌碌的，很像一个人家真的盖房子，有泥瓦工、木工，还有听使唤的小工。一边盖，一边想象着这个屋子的用场。不是一个空屋，里面还会放上床、桌子等家什。谁谁谁睡在哪张床上，谁谁谁坐在桌子的哪一边，不停地说着。有时好商量，有时还会发生争执。当然，很多时候是非常美好的情景。屋子盖起来了，大家在嘴里发出噼里啪啦一阵响，表示这是在放爆竹。然后，就坐在或跪在小屋前，静静地看着它。终于要离去了，孩子们会走几步就回头看一眼，很依依不舍的样子。回到家，还会不时地惦记着它，有时在过了一阵子时间后，又跑回来看看，仿佛一个人离开了他的家，到外面的世界去流浪了一些时候，现在又回来了，回到了他的屋子、他的家的面前。

我更喜欢独自一人盖屋子。

那时，我既是设计师，又是泥瓦工、木匠和听使唤的小工。我对我发布命令：“搬砖去！”于是，我答应了一声：“哎！”就搬砖去——一边忙碌一边不住地在嘴里说着：“这里是门！”“窗子要开得大大的！”“我要睡一个大大的房间！窗子外面是一条大河！”……那时的田野上，也许就我一个人。那时，也许四周是滚滚的金色的麦浪，也许四周是正在扬花的一望无际的稻子。我很投入，很专注，除了这屋子，就什么也感觉不到了。那时，也许太阳正高高地悬挂在我的头上，也许都快落进西方大水尽头的芦苇丛中了。终于，那屋子落成了。那时，也许有一只野鸭的队伍从天空飞过，也许，天空光溜溜的，什么也没有，就是一派纯粹的蓝。我盘腿坐在我的屋子跟前，静静地看着它。那是我的作品，没有任何人参与的作品。我欣赏着它，这种欣赏与米开朗基罗完成教堂顶上的一幅流芳百世的作品之后的欣赏，其实并无两样。屋子，作品，伟大的作品，我完成的。

再后来就有了一种玩具——积木。

一度时期，我对积木非常着迷——更准确地说，依然是对建屋子着迷。我用这些大小、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积木，建了一座又一座屋子。我可以不停地盖，不停地推倒再盖。我很惊讶，就是那么多的木块，居然能盖出那么多不一样的屋子来。除了按图纸上的样式盖，我还会别出

心裁地利用这些木块的灵活性，盖出一座又一座图纸上并没有的屋子来。那时，必定有一座我心中理想的屋子矗立在床边的桌子上。那座屋子，是谁也不能动的，只可以欣赏。它会一连好几天矗立在那里，就像现在看到的一座经典性的建筑。直到一只母鸡或是一只猫跳上桌子毁掉了它。

屋子，是一个小小的孩子就会有的意象，因为那是人类祖先遗存下的意象。

屋子就是家。

屋子是人类最古老的记忆。

屋子的出现，是跟人类对家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家就是庇护，就是温暖，就是灵魂的安置之地，就是生命延续的根本理由。其实，世界上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都是和家有关的。幸福、苦难、拒绝、祈求、拼搏、隐退、牺牲、逃逸、战争与和平，所有这一切，都与家有关。成千上万的人呼啸而过，杀声震天，血沃沙场，只是为了保卫家园。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就像高高的槐树顶上的一个鸟窝不可侵犯一样。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看到的一个情景：一只喜鹊窝被人捅掉在了地上，无数的喜鹊飞来，不住地俯冲，不住地叫唤，一只只都显出不顾一切的样子，对靠近鸟窝的人居然敢突然劈杀下来，让在场的人不能不感到震惊。

家的意义是不可穷尽的。

当我长大之后，儿时的建屋欲望却并没有消退——不仅没有消退，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人生感悟的不断加深，而变本加厉。只不过材料变了，不再是泥巴、树枝和野草，也不再是积木，而是文字。

文字构建的屋子，是我的庇护所——精神上的庇护所。

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我都需要文字。无论是抒发，还是安抚，文字永远是我无法离开的。特别是当我在这个世界里碰得头破血流时，我就更需要它——由它建成的屋，我的家。虽有时简直就是铩羽而归，但毕竟我有可归的地方——文字屋。

多少年过去了，写了不少文字，出了不少书，其实都是在建屋。这屋既是给我自己建的，也是——如果别人不介意、不嫌弃的话，也尽可以当成你自己的屋子。

我想，其他作家之所以亲近文字，和我对文字的理解大概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我是一个在水边长大的人，我的屋子是建在水边上的。



▲ 2004 年在浙江青田乡村



▲ 2005 年 9 月在哥本哈根安徒生铜像前



▲ 2010 年 11 月在西安



CONTENTS

目 录

小号传奇 / 1

青狗 / 30

渔翁 / 52

长裙子短袜子还有一顶蓝帽子 / 81

白栅栏 / 99

和欢闹。音乐是一种精灵。它在诱惑和启迪着人们的灵魂。在片刻之中，尘世消失了，一切丑恶和邪念皆遁去。剩下的只是一片干干净净的天真。

他演奏的是小号。

小号在暗色的背景下闪着古朴的亮光。小号的声音悠扬明亮，小号的声音单纯宁静。

他是乐团惟一的小号手。他的演奏是真正的，地道的。

他聆听着从那座“城堡”溢出的乐音：如潮，如云，如风，如雨，如秋之天空那般高远……

他追忆着从前。近来，他总是沉湎于这种追忆。

小号声从“城堡”中流入了夜空。

他不由得一阵神经质的颤抖。这个位置，本属于他。他感到愤怒，并有一种深刻的妒意。随即，便被一种深深的失落感弄得心情一片悲凉。还有一丝纠缠不去的懊悔。

孩子寻过来了。

他看到了孩子。

孩子像盲人用脚尖试探路面一样慢慢地走过来。





“我并没有让你来找我。”

孩子尴尬地、畏畏缩缩地站在树下。

他站起来。他穿着一件过于宽松的风衣。

孩子的目光在夜色中黑亮黑亮地闪烁。

他走过来，拉起孩子的手，背对着演出厅，从黑暗走向黑暗……

二

那年那月那天的晚上，演出结束后，观众全都散去，他将小号放入盒中，和同事们一起走出了演出大厅。秋风中，他似乎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同事们似乎也都听到了，纷纷停住了脚步。婴儿的啼哭声变得十分的清晰。他循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发现在半明半暗的台阶上有一个铺盖卷样的布包。他首先走了过去，同事们也都走了过去。他蹲了下来，看



子重新整了整襁褓时，当一个男人逗弄了一阵他怀中的孩子，意味深长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时，这种感觉便一下一下地撞击着他的心，使他的鼻头酸溜溜的。他认识到了自己的善良与仁爱。他向人们无声地表示：我要将这可怜的孩子抚养成人，为此，我不惜一切！在作这种表示时，他甚至会有有一种美丽的悲壮感，仿佛在旷野上独自一人看到了一轮巨大的落日。

那段日子，他觉得自己的灵魂因为对这小小婴儿的收留而得到了激动人心的升华。

岁月漠漠流去，人们当初的那种目光渐渐黯淡下来，一切皆回到了尘土飞扬的庸常状态。人们对他一个大男人窝窝囊囊地拉扯着一个孩子，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并且从一开始小声在背地里嘀咕他影响了演奏，发展到公开抱怨他耽误了大家。终于，在一次轮到他独奏并且已经报幕，他却因为孩子生病未能及时赶到演出厅而惹得台下一片口哨声，使乐团的名誉受到极大的损害后，他被合情合理地解职了。

三

他绝不怀疑自己的行为。

他蔑视他们，并且是深刻地蔑视他们。

随着突然地被人们抛入困境，那种悲壮与崇高感变得火一般燃烧着他的心灵。他看了看那些看上去都很高尚的同事，最后一次感受了一下那种似乎很神圣的氛围，毅然决然地拿起他的小号，义无反顾地与这所现在在他的心目中已是一片恶俗的音乐学府告别了。

一年后，他带着这个已经会走路的孩子离开了这座城市，因为，这座城市没有他的位置，他无法养活孩子和自己。

看着这可怜的孩子一天天地长大，特别是当他带着孩子挤在充满汗臭和烟味的五等舱中去寻找生路时，他仍然被自己的高尚所感动，甚至会流下泪来。



后来，在一位过去的朋友帮助下，他在一个走村串巷的三流马戏团谋了一个小丑角色。那时，孩子已经七岁，能干事了。

所谓马戏团，就是几只瘦猴，几条丑陋的狗，还有一只掉了毛的狗熊。他的任务，就是在它们表演之间，穿插一些让人发笑的小把戏。

他带着孩子，随着马戏团到处流浪。到底要走向哪儿，是从来没有定数的。夜里，他们或者是歇在人家的马棚里，或者与那些散发着膻味的动物们挤在一间堆放草料的库房中。总是奔波，或在风中，或在雨里，或在旷野上，或搭乘一只小木船慢吞吞地往前去。这些时候，过去的那种感觉已经荡然无存了，剩下的仅仅是关于如何生存的心思。他甚至已经忘记了自己这一伟大的举动，忘记了自己所作出的巨大牺牲，仿佛他本来就应该养活这个孩子似的。一句话，只有现在，没有了过去。由于如此，现在所做的一切，所忍受的一切，皆变得非常平常，全在本来的意义上，没有任何令人激动和快慰的地方。

这个孩子在他眼中的特殊性也渐渐消失了。

但当孩子偶然从他与一位朋友的谈话中得知自己的来历时，却把他的一切行为都深刻地烙在了记忆里……

演出在一个打谷场上进行着。汽油灯发出颤抖却又刺人眼睛的白光。马戏团的到来，使无聊的乡村兴奋得发疯，人们从四村八舍呼呼涌来，一时间，人声鼎沸，烟霭尘上。

那只瘦猴表演完毕，在台上撒了泡尿，引得土台下的观众笑得人仰马翻。

他出场了，戴了一顶可笑的小花帽，挤眉弄眼吐舌头，俗



不可耐地朝观众进行滑稽表演。为了达到某种效果，他不惜自己的形象，甚至不惜侮辱自己。

观众一阵阵狂笑。

这正是马戏团的头头要求他达到的效果。

不知是谁将垫在屁股



下的草把扔到台上，随即许多人都扔了起来，飞蝗一般，纷纷砸在他的脸上。他不能恼，还笑嘻嘻的，仿佛他是很欢迎这种胡闹的。

一个喝了酒的光着身子的年轻农民居然跳上台来了。

他笑嘻嘻地迎过去。

年轻农民用迷迷瞪瞪的眼睛望着他，突然一把将他头上的帽子抓了下来，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台下一片疯笑。

那年轻农民含含糊糊地说：“它……它哪儿该……该戴在头上……”说着一把将帽子抓下来，夹在了裤裆里。

他追过来要夺回这顶帽子，年轻农民连忙将帽子抛到观众堆里。

于是这顶帽子被抛来抛去，最后，竟有一个恶作剧的坏小子往里头撒了一泡尿后又将它湿漉漉地甩回到土台上。

他站在台口，嘴唇哆哆嗦嗦。

台下人笑倒了一片。

他低下头去，一步一步走向后台。



台下的人在呐喊：“小丑！小丑！”

孩子赶紧跑到台后。

他，一个中年汉子居然坐在黑影里哭了。

孩子很懂事地坐到他身边。

当天夜里，他带着孩子离开了马戏团，茫无目的地走向了他方。

四

又过去了三年，孩子十岁了。

他的头上已经过早地冒出白发，背也明显地驼起来，满脸皱纹，又深又乱，眼神显得很疲乏。他再也不去思考自己。他什么也不思考。他有点儿麻木，完全忘记了自己正在做什么、为什么。

这年秋天，他又被人打了。



口袋里掏出一只柿子来，轻轻放回到水果摊上。

“还有一只！”小贩使劲地推搡着。

他只好从左边的裤子口袋又掏出一只柿子，直着脖子蹲下去，把它也放回到水果摊上。

孩子双手抱住他一只胳膊，用哀求的目光望着小贩。

小贩不理孩子，冲着他问：“你他妈的，怎么说吧！”

他的神情完全像个死人。

“你他妈的臭不要脸！”小贩勒住他的脖领，将他拖了一个圆圈。

“松手吧，松手吧！”孩子可怜巴巴地对小贩说。

“松手？松手可以，他必须买我两斤柿子，五块钱一斤！”

人们似乎很乐意发生这种事情，有人说：“对，让他买两斤柿子，五块钱一斤！”

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摆出很宽厚、很愿意看到事情得到解决的样子，对他说：“你就买两斤吧。”

他低着头。

“买不买？！”小贩牵羊一般将他一直拽到水果摊跟前。



孩子还是使劲抱住他的胳膊。

他用双手抓住小贩的胳膊抵抗着：“我……我没有钱……钱……”

“甭耍滑头！”小贩紧紧抓住他的脖领。

那个上了年纪的人仍是一副大好人样：“那你就买一斤吧，谁让你偷了人家的柿子呢？”

“我真的没有钱。”

小贩一个冷笑松了手，随即在他身上毫不客气地搜索起来。当真的只从他身上搜出几毛皱巴巴的钱时，小贩恼羞成怒，“叭”地在他脸上扇了一个耳光：“妈的，贱贼！”

他打了一个踉跄，摇摇晃晃地站住了。

孩子抱着他的胳膊哇哇大哭。

人们不声不响地散去。

他完全停止了思想，目光呆滞地站在那儿。

孩子拉着他的手，呜咽着，一步步往前走。

天将晚，秋风掀动着干燥蓬乱的长发。

他们一直走到天黑，才在路边坐下来。孩子疲倦极了，伏

